

封疆小吏

吴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介 简 容 内

谨献给全国勘界工作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疆小吏/吴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2

ISBN 7-5059-0193-1

I.封… II.吴…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556 号

书 名	封疆小吏
作 者	吴 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 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版 次	2001 年 0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50 册
书 号	ISBN 7-5059-0193-1/J·67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内 容 简 介

秦世豪、杨玉雪出任云山县、清水市勘界办公室主任，受命率队联合勘定两县市区域界线，被人们昵称为封疆小吏。迫于形势和任务，这对恋人隐瞒关系、推迟婚期、全力以赴，决心夺取胜利再结良缘。然而治疆域者国之政也，勘定区域界线乃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业。因此在联合勘界进程中，封疆小吏们遇到了未曾料到不敢想象的重重险阻和道道难关，争水利，夺林权，抢矿源，占野岭，霸荒山，百人挥拳相抗，千枝鸟枪对打，炮轰屡见不鲜，更有停尸堵路要挟，炸塌金山逼返，直至打折腰杆，差点命送黄泉；更要战胜自己，抑制欲望，拒绝贪心，抵抗利诱，顾全大局，互谅互让，自觉忍受艰难，毫不怨天尤人，更是难上加难……苦战三年，历经磨难，遍体鳞伤，踏出通途，有望在世纪之交，打个圆满句号。然而世豪力竭，一脚踏空，摔下峡谷深渊，交代无言。孔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青年朋友，但愿封疆小吏的故事，能够伴你走进西部大开发，伴你将手中的“小鲜”，烹饪得更有色香味儿！

序

李宝库

吴昉同志反映勘界生活的长篇小说《封疆小吏》封笔时，嘱我写序。想想我们密切的工作关系——我负责全国勘界办公室工作，他主持贵州省勘界办公室事务，也就无法推辞，欣然应允了。

提起勘界生活，除了“业内人士”，其他读者恐怕了解不多。为读者计，就想稍微扯远一点，先说说全面勘界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是我国旷古无前的一件大事，也是本世纪末我国内部事务中的一件大事。它发端于1989年的夏天，为解决国内不绝如缕的边界纷争，国务院批准民政部联合国家计委等12个部门提出的请示，在祖国的一些省份进行勘界试点。到1995年底，经验成熟了，方针确定了，政策明确了，国务院毅然下令，从1996年开始，用5年时间，完成省、县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任务。于是，共和国幅员最大的内陆全面勘界，就在全各地铺展开来。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全国共勘定省级行政区划界线6万公里，县级行政区划界线40多万公里，将中国行政区域界线推到数字化管理的境界，成就了一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而在这项工作中，地处西南、经济并不发达的贵州竟是最早完成省、县两级勘界任务，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称赞。文学创作应当贴近生活。吴昉同志

的《封疆小吏》正是这样。作者以他对社会生活问题的敏锐感觉,对勘界生活的深切关注,直接取材于贵州勘界生活,并满怀深情地进行了艺术加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全面勘界这一伟大事件。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关键还是要看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封疆小吏》的创作,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作者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美丽的黔山秀水,展现了西部这个省份奇特的人文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同时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细致生动地刻画了秦世豪、杨玉雪、莫凤玲、黄家岭等一群个性鲜明的基层勘界工作者,即一群所谓封疆小吏的形象。正是这群小人物,承担了为省为县划界封疆的大任。恰如书中所描绘的,他们在勘界进程中,既要披星戴月,餐风露宿,超越高山险阻,跨过重重难关;又要制止抢夺,劝阻械斗,解决纷争扰攘,甚至平息流血事件;更要战胜自我,抑制欲望,抵抗利诱,拒绝贪心,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互谅互让,协商解决诸多棘手的社会难题,在人生境界里摸爬滚打,做事炼人,奉献爱心。他们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点,但确实可亲可信可敬可爱。初看之下,觉得这些人物的似曾相识,但细读下来,便发现他们面貌颇新,行为可爱,精神可贵。勿庸讳言,在社会转型期,在一些人忙于为一己私利铤而走险,一些人急于为小团体“争城夺地”,一些人大做“世纪末文章”,一些人不思进取、自暴自弃的时候,这一群封疆小吏面对着勘界中尖锐的利害冲突、强大的社会压力、诸多的疑虑困惑和重大的历史机遇,不怨天尤人,不袖手旁观,不推上卸下,敢于正视现实,自我牺牲,勇挑重担,勇敢驾驭复杂局面,从容解决艰难问题。这些小人物具有博大的胸襟,恢宏的气量,具有奋发图强的志气。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世纪之交,在我们思考价值取向的时候,看看他们的音容笑貌,听听他们的美妙足音,想来

是会得到一点启迪的。

作者的努力不会白费。无论对于了解勘界，抑或认识生活，还是看看祖国大西南的山川人物，《封疆小吏》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是为序。

2000年9月10日于北京

第一章：急难受命

目 录

序	李宝库
第一章：急难受命	1
第二章：初战告负	22
第三章：云水相依	41
第四章：山回路转	63
第五章：突破一点	86
第六章：旁敲侧击	114
第七章：云遮雾罩	136
第八章：忙里偷闲	156
第九章：浪遏飞舟	174
第十章：风纠雨缠	205
第十一章：两山夹峙	236
第十二章：吉日良辰	259
第十三章：矛头直指	284
第十四章：偷儿逞能	306
第十五章：金山阻隔	325
第十六章：汇通冠顶	348
尾 声	367
后 记	369

第一章：急难受命

两村又开战

秋分一到，丰收已成定局，清水云山两县市酝酿了好久的一台连袂戏，就终于在云山县中平镇敲响了开台锣鼓。云山县副县长黄家岭，举起满满一杯清河老窖，笑眯乐和喜不自胜地说，来吧乡亲们朋友们同志们，让我们举起这杯“便当酒”，为中平镇和英寨乡结成友好乡镇干杯！英寨乡乡长秦世月，中平镇镇长钟声鼎，英寨乡牛王村村委会主任王正富，中平镇新平村老支书罗元辉，还有两乡镇政府办、民政办一千人等，嫌酒杯小了不过瘾儿，就痛痛快快地举起倒满“便当酒”的土大碗，脖子一仰，张口就倒，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共同导演今天这场悲喜剧的，本来还有清水市副市长莫凤玲，但她临时有个急事，只好把责任都托付给了黄副县长了。秦世月、钟声鼎们正想往下看黄县副怎么单独导演这台好戏，就看见新平村现任村委会主任罗筐，慌慌张张地从镇政府大门口跑了进来。这独角龙一头撞进镇政府小食堂，气喘吁吁地扒开众人，不由分说，拉起黄县副就往外走。到了敞坝外头，独角龙终

于忍耐不住，脸红筋胀地说，县长哩不好了，枫香岭上又打起来了！就手板手背地拍着搓着揉着，啪啪啪啪地围着黄县副打转。

黄县副嘴里正香喷喷的嚼着块老腌肉，心想少见多怪吧，就咽了咽嘴里的东西，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舅老表你慢慢说，急什么嘛急，到底是谁和谁打起来了？罗筐平时说话就有点结巴，这时候一急就更没名堂，偏头拽脑地拽了半天，才拽出句话来：谁……，就是狗日的中……英又开战了！黄家岭陡然发毛，狗急兔急地问：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还……什么中……英之战？结巴的传染性，历来都非常强大，黄县副刚一沾边，也就还……还……地结起巴来。罗筐裂嘴想笑，但毕竟没有笑出声来。就顿了顿才说，呃……你咋不知道？我们的中英之战，不就是中平镇和英寨乡又打起来了。

黄县副明白了问，哪个村和哪个村打？

罗筐说，牛王村和新平村。

黄县副看也不看罗筐就又问，多少人对阵？

罗筐说，不……不老少，黑压压的一大片！

黄县副就跳起来，说都动用了啥家伙？

罗筐立即答道，镰刀锄头火药枪！

黄家岭就再也沉不气了，从怀里掏出 MOTOROLA 手持机来，想给县公安局打个电话。但想想觉得不妥，如此偏僻的乡镇，哪里通了移动电话？更有不妥者，把事情闹大了，就更不好收拾了。因此事不迟疑，必须果断处置。如果犹豫不决，火燃大了就难扑灭。于是他抬脚就走，想进食堂去喊人。可是侧转身来，就见秦世月、钟声鼎们已经焦急地站在他背后了。黄家岭不加思索，斩钉截铁一挥手：都跟我走！

黄家岭带领一千人马，急火火弃车徒步，抄近路翻山越涧，

一鼓作气爬上了枫香岭。大家举目四望，但见岭上岭下，坡前坡后，秋风呜咽，草木凄靡，一派寒凉。对阵操戈的队伍却不见了，摇旗呐喊的人们藏匿了，鏖战激起的烟云散开了。坡坡岭岭，满目疮痍。一片战乱，一片杂沓，一片狼籍。遭踏的痕迹，遗弃的物件，打斗的场地，意气的摧残，武力的伤害，所有的迹象都还在喘息低泣。

秦世月钟声鼎们高一步低一步，深一脚浅一脚，默默地跟在黄县副的屁股后头，都只用眼睛观察，不敢用嘴巴说话。他们都觉得，眼前的景象，既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包谷地已成熟透了，正积蓄着一片沉甸甸的收获，却被践踏得人仰马翻，令人惨不忍睹；辣椒地正是茂盛时候，正满怀着一片红红火火的希望，竟被连片砍倒了，像突然遭到强盗洗劫一般。秦世月扯扯钟声鼎的衣摆，说你看看你看看，村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无端地踹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钟声鼎咬咬牙齿骂道：简直比土匪还残忍！黄家岭站在个小山头上，临风捋袖，若有所思，说这可是一场规模不小的边界战争呢！两乡镇的和好仪式还未举行完毕，勘界工作还未正式展开，就又如此激烈地打斗起来，到底想给谁杀马威看？

黄家岭也不忍心细看下去，就转到东山坳的一片杉树林边。这片杉树林，往日里一派郁郁葱葱，浓荫绿意覆盖了整个乱石荒山。与周围光秃秃的山头相比，突显出异样的苍翠和怡然。这样的一片绿色，谁见谁不喜欢？可这片树林不知道又得罪了谁，成材大树统统都被砍倒，横七竖八地搭了一坡。秦世月忍不住喊出声来：谁家发这脾气，竟要怪罪于大自然？钟声鼎更是不吐不快：脾气发得如此蛮横，简直令人发指！黄家岭只骂了句他妈的，就闭上了眼睛。绕过东边林子，转到西边山坡。一坡的梯田梯地，是去年冬天兴师动众，玩命大搞“坡改梯”，才开凿修造出

来的。这可是山民们自己打造的铁饭碗啊！可它又得罪了哪一个，竟被无情的挖塌了埂子，撬垮了护坎。人们为摆脱贫困，为拔掉穷根，而竭尽全力的创造，竟这样被不屑一顾地毁灭给人看！黄家岭还想骂句什么，出出闷气，消消恶气，泄泄排遣不出来的惨气。但终于没再骂出来。你骂谁？骂他啥？都难具体指向，都很说不清楚。你骂清水市人可恶吗？可你知道他们谁先挑起了矛盾，哪一棵包谷、哪一片辣椒是清水人砍的？你骂云山人混蛋吗？可你又知道云山人做了什么手脚，哪一棵大树、哪一条地埂是云山人砍伐、撬垮的？

乾坤混沌，浩瀚不清，世情离乱，是非难分。

你说咋办

秦世月，你是乡长，你说这事该如何处置？黄家岭点秦世月的名，让她先发表意见。秦世月走到黄家岭面前，说县长这可是件重大的边界地区的治安案件，应该由政治系统依法处理，我们乡政府可管不了这样的大事。黄家岭皱了皱眉头，又问钟声鼎：钟镇长，如果县长让你提出处理意见，你打算怎么提法？钟声鼎想了想说，如果硬要我说意见，我觉得先要彻底搞清情况，弄清是谁先出的手，再来就事论处。黄家岭不屑一顾，心想小毛孩，这个还要你说？不过他却说不出秦世月和钟声鼎错到哪儿，就只好去去去，把他们撵到一边去。黄家岭还想说点什么，但一时噤噤着，却没有说出来。他忍住了。他信奉庄子哲学，特别佩服庄子的言表：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他懂得沉默的力量：雄辩是银，缄默是金；侃者播种，缄默收获。

黄家岭经常说，许多实祸都是从口里说出来的，对嘴巴实在有时注意加强警卫工作之必要。这一圣道，他过去的老婆周敏，曾经用她的语言概括了，又揪着他的耳朵给他交待过：多吃

菜,少喝酒,多用耳朵少开口,眼睛观察逮住了,好脑筋不如烂笔头。黄家岭的深沉,当然还不止于此。他的感慨,更多的带上了历史感:古往今来的人们,用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得失,才换来了这个无比宝贵的经验。慎言谨行,顺利人生。于是,黄家岭就再喊秦世月,说世月哩你在清水市做过民事调解员,如果说这是民事纠纷,你说怎么处理才好?秦世月想县长哩县长,为掏主意也不致于如此抬高别人啊。就向黄家岭靠拢过来,想了想说,是的县长,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不止这一次,过去处理的多了,里边的是非曲直,都实在难以判断,你说他砍了他家的树,他说那树是长在我的土地上的;你说他砍了他家的辣椒,他说那辣椒是栽到我的土地上来了……没有一条法定界线,咋个论处这类事件?真的难呢!黄家岭眼睛一亮,觉得世月这话比较巴边。就又喊钟声鼎,想听听他的看法。就听见钟声鼎在山林那边莽声莽气咋咋呼呼地惊叫:黄县长,秦乡长,快来哩快来哩,这边还有新情况!黄家岭就招呼秦世月,跌跌撞撞跑过去。

并非虚惊一场,确有新的情况:在条山路边上,中平镇新平村的一位老大妈,正趴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行将气息奄奄。秦世月扶她座起来,说大妈这是黄县长,有啥你就说吧。老大妈听说县长来了,青天老爷啊……又哭得晕阙过去。半天喘醒过来,就拉着黄县长的手不放,抖抖颤颤地指着清水河那边儿,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青天大老爷啊,牛王村的把我儿子抓去了,你可要替我作主,救救我的儿子啊!快呀,说不定他已经没命了呢!哎哟咳咳咳……噎噎噎……黄家岭把脚跺得山响。眼睛气鼓了,鼓得充血。嘴唇气紫了,直打哆嗦。牙关不停磨,咯吱咯吱响。但为表示出应有的冷静和从容,他咬死嘴唇,马着面孔,箍着眼睛,尽量不吭出声来。

钟声鼎看看黄县长,好像无动于衷,沉不住气了,心一横就

怒吼起来：黄县长，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不能漠然视之啊！黄家岭狠狠瞪了钟声鼎一眼，蠕动着低沉的声音说：嚎什么嚎，我给你说我不管了？别他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瞎添乱子！老钟你过来。秦世月忙喊钟声鼎。世月看出来，钟声鼎虽然没再吭气，但嘴巴却嘟得更高。他怕这个一点就炸的老犟牛又要顶撞黄县长，妨碍黄县长思考处理问题，就把他喊到一边去。黄家岭这才平心静气地喊秦世月，说世月哩跟你们商量一下，你是清水市的官员，能否下山走一趟，给牛王村的人们打个招呼，不管什么问题，先放人再说。玉雪和世月不加思索，都挺起胸膛，挺直腰板，干脆脆说好，我们马上下山，给牛王村的乡亲们说说，请他们先放人。钟声鼎吓了一跳，跳出来阻止说：现在不能让女同胞单独下山，牛王村人现在可都还在气浪火头上的，他们不会轻轻松松就听指挥。秦世月不大同意钟声鼎的说法，争辩说还没去做工作，咋就知道他们不听指挥呢？钟声鼎理由充足，说情理之中事，经验证明了的，还再用亲身体验么？秦世月说再试试嘛，说不定呢。黄县长只好勉强又点头。

谁知秦世月才翻过一个小山坳，就被牛王村急急火火跑上来的三个男人堵住。有人认识秦世月，就说哎哟秦乡长哩，你得帮助我们解决难题啊。秦世月立即收住脚步，认真打量三位同胞，说三位先不要着急，有黄县长在这儿呢。既然都是认识的人，就带他们到山坡上来找黄县长。钟声鼎、罗筐以为又要打架，就都握紧拳头冲上来，拉开架势把黄县长挡住，把黄县长保护起来。三个牛王村人有认识黄家岭的，就高声喊着黄县长，直奔过去找他要人：黄县长啊呀，你们新平村的抓了我们牛王村两个年轻人，现在不知死活，你可要替我们做主，救救这两个人啊！

黄家岭顿时感到五雷轰顶方寸全乱，就无视左右不顾一切地吼道，哎呀他妈的，真是天下大乱了！但黄县副毕竟为官多

年，虽然文韬有余，武略不足，但是毕竟经过不少风雨，见过许多世面，更兼兴趣广泛，酷爱博揽笃学，注重实打实干，就养成了处变不惊遇事稳沉的性格，所以在吼出一腔燥气火气爆气之后，就马上沉下气来。他稍稍稳定情绪之后，就拿出指挥官架势，立即给秦世月和钟声鼎下达命令：走，跟我下山，马上去找莫市长，紧急商量商量，看看如何解救人质！大家无甚异议，就都默默地跟着黄县副下山。

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

黄家岭副县长和莫凤玲副市长一到英寨乡，立马召集英寨乡的书记、乡长和中平镇的书记、镇长进行紧急磋商，然后率秦世月和钟声鼎等人组成的工作组，分别奔赴新平村、牛王村，开展说服教育村干部和群众的工作，紧紧张张反反复复忙乎了两天两夜，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两村同时释放人质，其他问题后面再商议解决。

两村干部在达成共识之后，都把目光集中射向县、市领导，共同提出一条强烈要求：县长、市长说话要算数，要尽快帮助两村解决土地、森林的权属纠纷问题，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搞欺骗，放了人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罗筐直逼黄县副问：县长，你知道现在人们是怎么样给你们评功摆好的么？黄县副摇摇头说，不知道。罗筐就直杠杠的打过来说，人家都说你们县这一层是，喝白酒，说白话，打白条，白眼狼一条呢！黄县副和莫市副就都笑了，都说没那么严重吧？为了尽快解救人质，他们同时痛痛快快地答应说好好好，一定坚决办到，保证不说白话，不打白条，不当白眼狼！对黄县副和莫市副的表态，尤其是到时能否落实，村干部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牛王村村委会主任王正富就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丢下不管也不要紧，无非到时候再打一仗，把我们

的树木抢回来就是了！新平村村长罗筐一听这话，眼睛又大大的鼓了起来，说土地是老子们的，要打就打，谁怕谁呀！球！眼看着已经熄灭的野火又要死灰复燃，两“冒号”急忙带领双方脱离接触，急葱葱、心焦焦而又意悬悬地回政府复命，立即组织展开勘界定界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边界问题。否则都要当白眼狼的。

一声令下

秦世豪也是刚从乡下回来。平塘镇的一起土地纠纷，把他整整缠了一个星期。东推推西挡挡，总算把问题按下去了，可就是不能说，问题已经摆平了。此刻回到县城，就像刚刚从前沿阵地撤下来一样，脑壳木杵杵的，眼光僵直发浑，啥也想不动，啥也看不清了。于是就像瞎子摸象，只顾贴着机关院子北墙，沿着那一排小平房的屋檐脚下，溜进最东头那个两间一套的房间，拉开被子蒙头就睡。七七四十九个小时之后，才昏昏沉沉醒来。一轱碌翻滚下床，也不知是啥时辰，稀里糊涂，揉揉眼睛，才想起和自己关系最为密切，吃喝拉撒都得靠它的那个单位的存在来。存在决定意识，最实际不过。当然还有那帮“三日不见兮，十分想念兮”的“土匪”。

脑水激活起来，主意就打定了：先到办公室看看，再蹬上栖霞街，崮进飞碗店，吃碗牛肉粉。就敷皮了草洗漱了，拐到县土管局来。虽然洗了一阵凉水，又走了好一截路，但肚子里毕竟空无一物，额头上就直往外冒虚汗，脑壳感到还是晕晕忽忽的。走到条小巷的拐角处，一脚没踩踏实，身体歪过去，就撞上了一老者。秦世豪正想喊：哟，老局长！不想话还未喊出口，就被对方给呛住了：得意什么嘛得意，方域者国之大事，政务之要是也，我就不相信，凭你几个小小官吏，几个小小蚂蚱，就能解决划地封

疆那样的大问题，做得了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哼！秦世豪张口结舌，莫明其妙地看着对方拂袖而去。世豪当然看清楚了的，对方就是他们土地管理局已退休了的原副局长冯国璋。冯老局副因身体不大好，组织照顾提前两年退休。但老先生却怪罪于秦世豪，认为是秦世豪调来了才把他挤走的。

老局副走了，世豪却还二不愣愣地站在那儿想不通。心怀宿怨，说话刺人，可以理解。但怨也有头，甚至有边有眼，总该巴着边儿、对着眼儿说才是。可老局副偏偏不管这些，拿起猪八戒的钉耙就到处乱捣，这却又是为何呢？我这小官儿管了什么大事侵犯谁家的既得利益了？我这小小蚂蚱又拍板解决什么大问题而伤害谁家的宗亲感情了？神经病！世豪想想都没来头，就不管他，摇摇头继续走自己的路。可是到了局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主任同志！局里那帮“土匪”，那帮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嚷，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拿下的弟兄姐妹，老张老蔡小吴小邱杨晨孀，全丢了往日副局长的称呼，一个一声的喊着主任同志，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大伙闹着嚷着推着扯着非要逼世豪解囊倒袋掏腰包请大伙到家大饭店撮上一顿饱餐一回解解嘴馋不可！世豪莫明其妙，说我既没有杀猪砍树，也没有起房造屋，更没有当了新郎，娶了婆娘，为啥要我请客？大伙疯扯起来，就叽哩呱啦，大声起哄，大声吼叫：噢——还假装糊涂呢，这下就更要狠罚一回不可了！哼，今天若不掏尽腰包，看谁能迈出这道门槛！世豪说：嚯哟，就那么铁定了？小吴、老蔡拱上前说，呃，那当然！君不闻乎，又请又送，提升重用。既然已经提升重用了，就不能只唯上，而不顾下吧？老张晨孀接着告诫，我们的古人，早就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今日之官员，难道还懵懵懂懂的不成？小心我们一下就把你给颠覆了呢。